唐君鉑將軍，除了嚴肅的領導研發工作以外，在體育方面，喜歡足球，在遊藝方面，喜歡橋牌，在兵工署服務時期，研創了OBC（Ordinance Bridge Club）叫牌制度，組織兵工橋社，其中「箭隊」更是當時頂尖的橋隊，屢獲冠軍。又把紹興南路的兵工俱樂部提供作為全市橋友競技之場地，所以我所屬的「電信橋隊」，也常常在那裡與他們較量。前幾天在橋藝雜誌的459期中，讀到沈君山博士的一篇文章，赫然看到唐將軍的名字，茲附錄於後，以做本文之結束。「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校友中不乏橋藝高手，故以此公之同好，也可表現君鉑兄瀟灑的一面。

編註：礙於版權問題，若讀者對沈君山博士所作之「舊作新猷」有興趣者，請自行查閱橋藝雜誌第459期，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媽媽我愛妳！

【本文榮獲美國世界日報”我愛媽媽”徵文比賽社會組第三名】

王申培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又將來臨，該送什麼禮才好呢？鮮花？衣料？到餐館美食一頓？看場電影？這些以前都做過好多次了，今年總得有點新的創意才好。想來想去，有了，何不把新出版的書《哈佛冥想曲》獻給親愛的媽媽？這本書收集了我發表在海內外各大報章雜誌的散文和詩篇，是我過去十多年來心血的結晶。曾僥幸榮獲台灣省政府舉辦的一九九九年『獎勵優良作品出版』入選獎。送給親愛的媽媽當作母親節禮物不是很有意義嗎？

於是，我從書架上取出《哈佛冥想曲》，翻著翻著，往日成長的心路歷程竟然一幕一幕歷歷如繪地浮現在腦海裡，心胸起伏如波濤澎湃，激打心靈深處，眼睛不覺溼潤起來...也許是天定姻緣罷，日本侵華掀起二次世界大戰，當空軍的爸爸從山東老家離鄉背井，跋涉千山萬水，隨著部隊轉戰到四川成都，在那兒認識母親，結婚生下姐姐川培和哥哥蜀培。抗戰勝利後，不幸國共內戰，全家再隨政府逃難到剛剛從日帝手中光復的寶島——台灣省。於是乎，我就如此這般地在新竹空軍基地樹林頭眷村長大。

爸爸常隨部隊調動，很少在家，學醫的媽媽一面在空軍診療所服務，一面照顧家事養兒育女倍極艱辛。母親教養子女，非常尊重我們的性向和志趣。姐姐從小就喜歡音

樂。小學時家裡買不起鋼琴，她就把媽媽的洗衣板抱在腿上，把板上凹凸不平的格子當作是鋼琴的黑白琴鍵，一面唱著旋律一面用雙手手指演練彈琴的動作。看得媽媽又心愛又心痛。終於咬咬牙費盡心血積蓄買了架鋼琴，培養姐姐進入音樂學校。哥哥身材魁梧一副山東大漢的模樣，從小就喜歡玩飛機模型，常常看著蔚藍的天空出神，壯志凌雲。媽媽雖然捨不得覺得危險，但仍然尊重哥哥的志趣，培養他進入空軍幼校、官校。後來果然跟爸爸一樣作了飛將軍，翱翔青天白雲間。而我哩？從小喜歡數學理工，後來自然就進入交大和台大電機研究所。三個小孩能各得其所，志趣得以發揮，人格正常成長，母親相夫教子，操勞家務，愛心養育，實有莫大的影響。

但影響我們更深的是爸媽的宗教信仰，帶領全家都成為基督徒，相信 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耶穌基督的愛可以拯救世人得永生。這信念影響我們全家至巨，支持著我們屢屢度過慘烈的遽變和嚴酷的考驗。想著、想著，我的眼睛不覺再度模糊起來。淚光閃閃中，我彷彿又回到交大要畢業的那年，在空軍當飛行軍官的哥哥不幸為國捐軀。噩耗傳來有如晴天霹靂，家中一片愁雲慘霧。爸媽更是傷心得悲痛欲絕。親友和姐姐在新竹一女中的學生紛紛攜帶鮮花來慰問，至表哀悼。媽媽卻強忍著淚水拿出聖經要姐姐翻開約伯記，一句一句唸給他們聽，反而安慰大家。

三兄弟姐妹當中，哥哥長得最像爸爸，最有愛心也最孝順。他在家時，常以身作則教導我如何作家事為爸媽分勞。爸媽的皮鞋他擦得最亮。後來他去了岡山空軍官校，有一次收到媽媽寄去的雞腿，他馬上回信說：『一隻雞只有兩隻腿， 應該讓爸媽享用，寄給我實在太不敢當了 ...』媽媽看了信，眼圈發紅。哥哥去世後，我為了安慰爸媽，討爸媽高興，常刻意把爸媽皮鞋擦得亮亮的。但爸媽卻抱著烏黑發亮的皮鞋，老淚縱橫，因為：『一看到就想起哥哥。』

我們全家都極重感情。這麼多年骨肉手足之情，更何況哥哥是三代單傳下來的長子。家中突然遭受這麼大的打擊變故，本來是很容易就被擊垮，從此一蹶不振的。好在信仰給了我們力量，聖經的話成了我們日用的靈糧，支持住我們全家於不墜。爸爸更因此進入傳道學校，後來成為傳道人，四處宣揚福音。這一切奇異恩典若不是因著 神的大能大愛又是什麼呢？

父親去世後，我陪伴年邁的母親回到成都老家探親。好多親友早已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慘死，母親與四十多年不見浩劫餘生的親人相擁哭成一團，隨後更哭倒在外公外婆墳前。可憐母親早年隨從軍中的父親離鄉背井，『別淚遙添錦水波』，在亂世中顛跋流離，輾轉征戰倍極艱辛。從此海峽兩岸隔離，四十年音訊全無。如今母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白髮」衰』，不見爹娘最後面，哭倒墳前淚雨垂。

在這天災人禍的大動亂時代裡，不知有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相愛的人被迫分手，『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人世悲涼如此，情何以堪？那年春天，到碧潭空軍公墓為哥哥的墳掃墓種松。在高高的「碧血英風」紀念碑前，我一直擁著母親輕拍她老人家的背，手巾全濕了。我強忍著淚水，抬頭舉目仰望滿天的晚霞。唉，多少青年離開心愛的人，為國捐軀，埋骨在這青松翠柏的山間，精神靈魂與天地常存。想想，才二十多歲的嫩骨啊，那不正和林覺民一般大的年齡嗎？怎不教媽媽錐心泣血，慟哭愛兒？

友聲有聲

來美二十多年，幸賴老天保佑，辛辛苦苦總算學有所成，成家立業，媽媽她老人家來往於東西兩岸姐弟家中含飴弄孫安享天倫晚年。然而『 神未曾允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相常蔓』，萬萬想不到家中災變考驗再起。那年紐英倫的冬天特別冷，創下最低溫和降雪量的最新紀錄。寒風刺骨的凌晨，天還沒亮，白色的雪花自天空中冉冉飄落。我和小兒子球球睡眼惺忪地勉強起床，出門刷車鏟雪然後挨家挨户送報。天雪路滑，寸步難行，真個是『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一不小心倆人都摔了一大跤。腰腿摔得好痛，父子不禁相擁成一團，互相安慰。我緊緊的抱著小球，望見他被寒冷的西北風吹得鮮紅的小臉，發紫的嘴唇，頭上帽子破的洞一直沒縫補起來。 唉，可憐沒娘的孩子，不知怎的忽然想起那首兒歌 ：『世上唯有媽媽好/ 沒有媽媽的兒子最煩惱/ ..』一時激動莫名情不自禁，滿眶熱淚一滴滴落在雪地上。

就在去年這個時候不是還與她在一起歡唱麼？不是還手牽著手沿河邊散步嗎？不是還歡歡喜喜地一起參加小兒子球球的表演嗎？不是還在孤燈月影下一頁頁把論文掃描進電腦裡再一張張打印出來合作愉快嗎？十多年來好不容易父兼母職，相『婦』教子，千辛萬苦幫助她完成哈佛博士學位，...怎麼如今轉眼翻臉就走？...我屢屢在半夜三更惡夢喊叫驚醒，電話中跟媽媽說著說著就會泣不成聲，甚至忍不住大聲哭喊道：『媽媽呀！媽媽呀！我怎麼這麼笨？十多年了，居然一直被瞞著一點都不知道 ...』年邁白髮蒼蒼的媽媽於心不忍，從西海岸姐姐那兒飛過來，抱著安慰我拍我的背，說道： 『乖兒子，你不笨...因為你太愛她，全心信任她，從不懷疑她，也從不懷疑自己最尊敬的長輩朋友，所以才不知道 ...真虧 老天保佑你，還好你一直都不知道，所以才能安然度過。否則萬一被你無意中撞見...那後果真不敢想像 ...』真是感謝上帝藉著媽媽慈祥睿智的言語，使我心胸豁然開朗，不再怨天尤人。

每當偶而情緒不佳陷入痛苦的回憶中無法專心作事，我就會想起媽媽引用 聖經 激勵我的話：『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就會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從天而降，支持著我從新振作起來。

1996 年欣逢母校交大百周年校慶，大陸四個校區和台灣新竹校區聯合起來舉行盛大隆重慶典。我接到請柬，卻猶疑良久，不敢成行，很怕碰到同窗老友攜家帶眷妻女成群歡歡喜喜來參加，我能說些什麼呢？多尷尬啊！但媽媽不斷鼓勵我應該去，：『孫子我來帶，你就去散散心罷。』多謝慈母心，我終於參加了這次百年難得一見的，橫跨海峽兩岸五市的歷史壯舉。到達西安交大時， 經過李白、杜甫、白居易、孟郊等的故居，我好像浸浴在一股濃郁的唐詩氛圍中，感觸啓發良多。在依依不捨溫馨的惜別會上，我忽然想起參加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和當年出國留學在機場上爸媽送行的時候，我都自然而然地唱起那首＜遊子吟＞。而此刻人就在孟郊的故居，更是情不自禁地高歌起孟郊作詞，布拉姆斯作曲的歌來：『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唱完，一群可愛的交大學妹抱著鮮花蜂擁而上，獻到我面前。我接到這些各色各樣美麗的鮮花，下意識轉身想遞送過去獻給誰，才猛然醒悟到那個人早已遠離我而去。 一時觸景傷情悲從心來，鼻子一酸，眼睛一濕，淚水像秋雨般奪眶而出，沿著面頰滾滾落下。只見一顆顆豆大的淚珠化成一個個美麗的中國字，排列成一首短短的詩句：

『孟郊故居遊子吟，曲罷不禁淚盈盈；
熱情學妹鮮花獻，欲與嬌妻何處尋？』